

帥氏清芬集



咫聞軒贖橐

卷四

奉新帥方葢子文箒

上吏部趙竹岡先生 敬襄書

方葢頓首竹岡先生左右方葢自僮幼中耳先生名甚心慕之稍長就學從親識中得先生詩文而讀之益大喜竊不自揆其淺陋已爲賢者可學而能古人云項橐使小兒矜非虛語也方葢生十七季矣九經史漢文選

咫聞軒贖橐

卷四

一

之屬稍稍成誦然而未見之書何限就其所已讀者亦非能默識潛玩洽孰而貫穿也梅裒邨先生大江曰南方聞君子也數稊呂來秀列門牆旦夕請業耳提面命受益良多今裒邨師東還無所就正每燕閒獨處追念舊游輒爲之黯然自傷爽然自失者久之方葢不佞嘗謂人之學也得于天者半得于人者亦半其得于人也取于古人者半資于今人者亦半蓋詩書之功師友之助交相輔而成也先生幼有神僮之名早負人師之望



从游甚眾鄉閭後進皆樂得吕爲師而先生教授遠方
家尻之日少有願一見而不可得者相須殷而相遇疏
固古今所同嘅也謹繕舊作詩文數十首因鹽生吕達
于左右伏惟不棄其愚施之斧斤示吕繩墨則大匠之
誨爲已宏矣長者之賜爲已厚矣嗟乎丈夫生無百季
而歿有千古其秀而遇或能建樹尺寸吕功名叅後不
秀而不遇則稟項黃馘老歿戶牖之下數世吕後有子
孫不能道其名字者矣惟立言之家身雖歿而名終不
磨洵哉不朽之盛事不可忽也夫文章之難自古病之
昔陳思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其得傳于
後豈偶然哉吕方葦之不文渠設望古作者而爲此者
亦自比于簿奔之猶賢尔先生計歲莫當還尔時或可
一晤吕慰印止之忱方歛頭首

與族叔稜香芝生書

方葢頓首去冬承委校所作詩今已竟謹繳上其有當與否秀更詳之近者吾邑號爲多才詩人比肩而能卓然自立者蓋尠如吾叔之英華發越醞釀醇淡其傳不疑也譜局計已竣工爲作先惠石耕公傳傳末附述舒安人艸藁奉呈竝乞裁定往者子定太史嘗言家譜所載各傳多有傳首泛論一段大伯試策冒子又有夾序夾論如序記文字及夫婦合傳者皆非古法方葢曰爲

咫聞軒贖橐

卷四

三

列傳之體勑自子長而子長之傳伯夷竟是全篇論斷管晏屈賈等傳則敘事論斷兼行漢書循吏曰下諸篇篇首皆作一總論佗傳所未有也而王貢兩龔鮑傳傳首亦有一論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及周黃徐姜申屠傳亦仿之作一論自范氏曰下諸史皆傳列女婦女才行可紀者咸隸焉亦有列女無傳而附之其夫若子傳中者吾宗之先曰婦惠聞者二人義成夫人見其孫崔亭伯傳宗少文之母見少文傳葢其人事實無

多不足別爲立傳而又不可聽其湮沒故附之其夫若子傳中猶之傳首述其人之祖父傳末述其人之子孫也如此則立傳不多而事實亦不至缺略此正史家善于編纂處至金石例凡碑銘之屬夫婦合葬者不題婦氏而紀文達集有中議大夫冑園鮑公暨配汪淑人墓表一姪理含暨配張氏墓志銘二篇其言云碑志之文古男女皆有之然爲婦作則不題夫爲夫作則不題婦金石例也宋呂來閒有題某公合葬碑志者然亦不箸

婦姓氏其夫婦竝題則明呂來之濫觴也歙鮑御史勳茂將合葬考妣先期呂狀來乞余表墓余乃竟用明人例夫婦竝題非曰委曲呂徇俗也文無定格衷于理而已矣理無定法歸于是而已矣蓋述夫之美兼及婦惠如史之附傳其惠相均足呂相配則合傳之例馬遷亦有焉又云堯峯先生有與友人書曰志銘艸就儻刻石篆蓋及志文首行宜但云某銜某府君慎勿加暨元配某孺人字此近世無識者所爲凡唐宋元諸大家皆無

之病明成宏曰上亦然蓋女子從夫故祭曰耐食葬曰耐葬凡耐食者惟立男尸無女尸亦此義也余攷唐劉伸志張君平墓首行題清河郡張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耐墓志銘則此例不始于明季然單文孤證不足爲馮究曰汪氏爲定論文達志侘人皆用古例理合獨夫婦竝題曰理合早粹無可志而張氏有節行曰婦而代子曰母而代父當志志其婦不能不繫其夫徒繫其夫又非作志之本意故夫婦竝題亦所謂禮曰義起也

咫聞軒臆彙

卷四

五

夫風行水上自成文章曰法言文陋矣後世史才日益短故史法日益嚴文之所曰不逮古人由法密也子長獨絕千古正曰其縱橫馳驟不拘拘繩墨閒耳能繼子長者獨有歐陽永叔永叔五代史記可謂善學子長古倘有良史才不聞有良史法能者不曰才破法亦不曰法困才神明于法之中則雖小有出入無不入妙凡爲文當變化不測安能曰法索其心哉是不獨文也于詩亦然李寶之懷麓堂詩話云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

宋人而宋人于詩無所得蓋詩亦不可徒法也又紀文
達言古者家譜家傳各自爲書其合譜傳爲一書自明
人始按陳書顧野王傳其所讓著顧氏譜傳十卷則合
譜傳爲一書不自明人始矣因此竝譜局所有事輒相
爲言之溽暑伏惟善飯自慙方歛頓首

咫聞軒臆彙

卷四

六



欲言以謂極力歸善矧自顧又難題言
而猶欲一書不自明人始矣由北城館風祖詩集
而前史其書風管王本其詞類詩集乃顧野王
而古詩集詩集自爲書其合譜傳爲一書自明
人而宋人于詩無所得蓋詩亦不可徒法也又紀文

與宋子壽九芝論二吳氏五代史記纂誤書

歐公作五代史記文章上追子長而義例謹嚴梁本紀書弒濟陰王則褒貶明而敵賊懼矣史家之例身不在帝位者不入本紀而魏志作武帝紀晉書作宣帝景帝文帝紀皆非體也歐公五代史記不作唐太祖紀而太祖事實具詳于莊宗紀首猶之列傳述其人之祖父也最爲得體人臣仕終一代者各呂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仕非一代不可呂國繫之者作雜傳此皆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七

歐公自勅義例諸史所不及也所惜者不爲韓暄眼立傳故劉貢父譏爲二等文字無唐太祖本紀而有唐太祖家人傳未免自相牴牾當改爲唐莊宗家人傳耳吳縝呂憾故旣作唐書糾謬復作五代史纂誤呂逞志于歐公至吳蘭庭旣無憾于歐公乃踵縝書作纂誤補夫呂苒賢箸述過事吹求就令抉擿一出于公已覺有傷忠厚況所糾特字句小誤無關得失又或本書不誤而妄糾之則尤通人所鄙所謂肆無忌憚同爲小人之

歸而已矣如李巖傳巖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吳縝曰
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卽改爲蜀郡後升爲府
卽不復有益州之稱唐大順二年呂王建爲檢校司徒
成都尹建遂呂蜀王僭號莊宗平蜀呂孟知祥爲成都
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守蜀然則成都自唐末厯五
代不得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而古益州
實不在此今遂呼爲益州恐未可也按自漢武置十三
部刺史益州凡其一漢書地理志漢中廣漢蜀郡犍爲
越嶲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刺史後漢書郡國志益
州所統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爲牂柯越嶲益州永昌
廣漢屬國蜀郡屬國犍爲屬國也唐書地理志劍南道
蓋古梁州之域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載曰南京置府
上元元年罷京又云劍南採訪使治益州唐地理志無
益州而劍南道實治成都府卽漢之蜀郡也漢末益州
牧及魏晉呂來益州刺史皆治此故相沿謂之益州耳
武侯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亦指全蜀而言非謂益

州郡也通鑑唐紀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僞揚一
益二注言揚州凡一益州爲次也後唐紀王都曰蠟書
遺青徐潞益梓五州亦曰西川爲益州合之唐志皆唐
及五代僞成都爲益州之證又按通鑑漢紀建安十九
季備領益州牧曰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
州太守注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
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爲南中地蓋劉璋置益州太
守與蜀郡太守竝治成都亭下據此則漢末成都兼有
廛聞軒贖橐

卷四

九

蜀郡益州二太守成都之僞益州不獨因益州刺史所
治得名矣歐公本不誤而續妄糾之不亦悖乎史建瑯
傳梁王置酒上原驛吳縝曰本紀李克用追討黃巢于
冤旬而還是時卽中咏四季甲辰歲也至光啟二季丙
午歲朱全忠始封沛郡王天復元季辛酉歲始封梁王
當中咏四季朱全忠未封梁王也按此史家敘事追僞
之詞與劉太妃傳同縝糾之非是李存孝傳兒蒙王恩
位至將相吳縝曰存孝止是爲邠州畱後又未嘗爲平

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邪意謂傳載其所歷之官必有脫漏者矣按舊五代史本作位至將帥新書譌爲將相耳不關官有脫漏也周德威傳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吳蘭庭曰太尉亞于太師德威曰太師而加太尉乃事之必不然者此疑有衍文按晉及南北朝太尉在三師二大下唐宋太尉在太傅上遷除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尉遷太師諸檢校官皆如之北史江陽王繼傳轉太傅侍中如故尋加太尉公此曰太傅

加太尉蓋太傅而兼太尉也楊素傳太業元季遷尙書尋拜太師餘官如故明季拜司徒此曰太師拜司徒蓋太師而兼司徒也古固有之矣德威曰太師加贈太尉蓋兼二官曰爲贈所謂加贈非晉贈也蘭庭糾之謬矣職方攷楚州吳蘭庭曰九域志楚州後唐順化軍節度周降防禦按後唐當作南唐蘭庭誤十國世家季譜吳蘭庭曰容齋四筆云錢武肅王三改元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但知其一耳按范成大驂鸞錄十八日至

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游之二十
五里先至孚忠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尙
存文稱寶大元季余向尻鄉得吳江邨寺石幢所記亦
曰寶大紀季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
爲甚確也據此則寶大乃楊氏季號蘭庭亦誤此皆曰
人爲誤而不自知其誤其佗所列大氏字句小失如二
季譌爲三季三千里譌爲五千里之類復何關史書善
惡邪纔曰人忿故作此蘭庭胡爲者滋可笑已

金陵平賀曾滌生節相國藩書

方葭頓首伏聞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爲之醜酒解
慶曰語芸夫蕘子婦女僮穉無不喜動顏色蓋自粵西
賊起所毀數州縣無慮數百城屠戮焚劫曰爲常十五
六季來井里蕭條戶口大減其徒黨日眾遠近騷然武
蠶精兵莫克赴左足而先應督撫提鎮曰下曰身徇者
不可勝數金陵龍蟠虎踞東南一大都會也賊洪秀全
據之官軍乘攻不能下稽誅者踰十季君侯起家翰林

咫聞軒牘彙

卷四

十一

曰一文吏將數十萬之眾運籌決勝皖南江左次第羈
清遂破金陵埽除凶蕘洪苗已戢外諸大憝皆俘賊軍
門緣江千里聞桴鼓不鳴閭閻安堵天清日朗谷澗山
空論者翕然美君侯之功曰視詩人所傳方叔召虎之
倫誠有過之矣伏惟我

國家曰武功定天下當

開國之初哈達輝發葉赫烏拉泉使犬使鹿諸部諸首
蹶角委命下吏黑貂黑狐明珠之貢絡繹來庭薄伐朝

鮮李侗納款及乾隆中既平準夷闡新疆二萬餘里則東漸三韓西兼五十餘國咸隸職方版圖之廣繩契稀聞雖姦民偶有竊發皆未幾旋平獨洪秀全嶺表亡賴公行悖逆僭號稱王歷十餘季之久始伏厥辜君侯曰不世出之傑羅致英俊知人善任所向有功奉

國威靈折衝宇宙有仁者之大勇成元老之壯猷曰上

紆

聖朝宵旰之憂下解意萬姓水火倒懸之厄此學士所

咫聞軒牘彙

卷四

十三

爲著書紀績編氓所繇舉酒酌延也方歲衰朽殘季婁遭兵燹辛酉之敵轉徙流離冗宅被焚家業蕩盡至于無衣無褐莫謀卒歲今季正月賊數十萬入撫州漸至豐城竟內距奉新財百餘里冗民一夕數驚惴惴不知所爲有力者皆曰族行方葢無力遷迻焦急萬狀比六月君侯援兵大至人心略定鮑提督節制之師屢戰皆捷撫建之賊釋仗乞降陷賊各城一時反正江西士庶獲免鋒鏑流亡之苦者君侯之賜也況金陵已復四方

無虞从此丹冥投鏐青徼釋警共享

昇平之福民得从容作息治田園長子孫乃海內所深

賴豈獨江西之秀哉顧方敷更有請者英夷海南醜類

無端犯順因中國之多事肆其狂悖要挾百端且資賊

冒米糧火器爲不利于我軍人情共憤故上季江西有

墟毀夷房之事夷方急責官償其值會夷復至而眾咈

之夷知眾怒之難犯事亦遂已今軍威大振夷人膽落

賊平之後伯可乘勢毆逐英夷俾永守舊制爲天地立

尺聞軒臚橐

卷四

十四

華裔之限此尤萬世之功願君侯圖之方敷樂天下之
清大君侯之烈不自揆其卑賤謹竭愚懇陳固陋之詞
爲君侯賀昔謙太傅身都將相與兄子幻度立功淮淝
竝受茅土之封一門貴盛勛績彪炳君侯殆無媿焉茲
者酬庸膺七命之典開府同三司之儀行將進爵上公
致位元輔然君侯初不旨是爲重蓋賢人之業可大而
其惠可久功名存于

國史惠澤被于生民不朽之三于是焉在所謂高身大

壽不足爲榮，獻圭衮紘不足爲貴，凡彤弓、盧矢、鐵券、丹書、裏銀、黃劄、三組、流俗所豔羨，不足侔于大君子之持也。方葭頓首。

咫聞軒膳橐

卷四

五



毛穎後傳

初秦將蒙恬嘗書獄典文學穎曰善書客恬所甚愛
薦之始皇始曰爲能由是進用爲中書君及秦燔詩
書殺儒士而穎寵衰遂譏病歸恬既取河南地卻匈奴
七百餘里築長城起臨洮屬之遼東是時恬威震匈奴
始皇使將兵居上郡曰備胡穎曰始皇天性殘忍恐恬
終見誅滅欲令歸隱遺書敦恬曰穎頓首將軍無恙將
軍曰國之寶臣填天之驕子威稜憺于塞外馨烈馳于

尺聞軒騰臺

卷四

六

海表甚休甚休蓋自唐虞三代曰來獫狁葷粥世爲中
國患未有得上策曰治之者雖有雄略不世出之主發
憤埽除而獸聚鳥散忽如搏景懇苗鋌害莫臻厥成將
軍帥虎豹之師驅犬羊之虜獷敵失其魂魄遁逃遠徙
左右賢王谷蠡當戶骨都之屬窟伏漠北不設南下乃
使甌脫無塵祁連虓霧萬里晏然谷澗山空斯將軍之
功也儻軀方召矣夫四時之序功成則退天道且然況
在人乎蒙氏貴重子秦三世矣將軍先人皆曰功信自

結人主今將軍統三十餘萬之眾屯塞上持國重權而
上卿毅冗中用事家門鼎盛諸將相大臣莫敢望焉其
心害蒙氏之寵思中傷而代之者非一人也丞相斯襄
姦詐曰事上爲臣不忠中車府令高兄弟皆生隱宮母
被刑慘世世卑賤給事掖廷曰曲謹取媚漸見親信嘗
有大罪上命上卿毅法治之上卿毅不設阿法當高外
罪除其宦籍上曰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任職
如故高所爲多不法常畏上卿之寤治也與丞相斯溪
咫聞軒牘臺

卷四

十七

相結兩人者自知能薄而才讓而無功于國而謀計多
失而多怨于天下而無舊不見信于長子此五者皆不
如將軍而位遇在將軍右又夙有憾于蒙氏內不自安
日夜求蒙氏之過媒孽而構閒之者且未有已也眾洙
漂山積毀銷骨猶踐薄人曰待白曰竊爲將軍危之夫
有不賞之功據難終之勢處速諉之地挾震主之威未
有能自全者也願將軍尋詩人明哲保身之義守老氏
知足知止之戒高蹈遐舉遠絕權勢則慶祚流于子孫

令名亟于無窮乃者海內艾安北邊無事將軍何不請
上曰戎狄之患自古多有近陛下發兵誅之壹大治終
身創矣呂臣度之可數世不設犯邊臣暴師于外十餘
季枕戈坐甲不遑啟處胡貉之表其地積舍吏士苦寒
手足皸痲人民罷于轉饟怨曠生于室家宜召還師徒
與民休息社稷之福也如不得請則爲書謝上曰老臣
愚戇無蹕絕之才而久辱重任今犬馬齒戴懼有謀慮
不審虧喪師旅內損國威外爲單于所侮願解兵柄乞
尺聞軒騰橐

卷四

七

骸骨還鄉里避賢者路上卽不聽固辭之宜許如此奉
父母之邛墓課場圃之桑麻治酒肴引賓客流連光景
相羊山水之閒敘述平生壹笑相樂不亦可乎夫明者
見于未萌愚者昧于已成禍福之機不可不察若復貪
戀富貴猶豫不決一旦青蠅點玉眾口鑠金殆不知所
稅駕矣夫商君伏誅于苻武安見夷于後秦之往事亦
略可睹也穎昌曷昔之顧不能自默謹抒匈臆陳固陋
惟將軍翔慮之芻蕘之言務留意毋忽毛穎頓首恬不

能用已而始皇崩高與斯謀矯詔立小子胡亥爲二世
皇帝殺長子扶蘇恬亦被殺穎聞之叩天太息曰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穎本由恬進恬以爲文弔之曰桓桓虎
臣兮惟蒙將軍威震殊俗兮瀚海名聞功高不賞兮乃
隕厥身釋兵受命兮罔辱先人三世爲將兮道家所忌
神惡含謀兮天厭奇計殺人既多兮鬼能爲祟豈繫地
脈兮禍我良帥烏噉不弔兮薰胥呂刑梁木既斲兮大
廈將傾百身莫贖兮哀動友生招魂上郡兮實涕長城

尺牘軒牘臺

卷四

臣心無佗兮主恩不測哀佞妨賢兮讒人敵國胡不舉
兵兮入清君測黃泉有知兮蒼天與直穎文士遭世敵
武夫健兒惟事長槍大戟鄙筆墨爲無用穎慨然曰馬
上得之渠可曰馬上治之乎乃著書一篇名曰毛錐子
呂見其意穎好書老而不厭病廢家屖時从學士大夫
游穎頭鐵天下稱之曰筆公自營壽臧號邊筆冢久之
粹子孫多呂能書世其家
贊曰穎呂文學早邀清級久據要津其子孫不墜家風

有聲瓠苑美矣凡其材瓠與其仕進始末已具韓書故
不復論而別次其軼事遺文于篇或曰毛氏姬姓文之
昭也或曰非也穎本氏無春焮時齊有亾是公爲穎遠
祖河朔土音謂無曰毛聲之轉也故其後世遂誤偁毛
氏猶荀卿之爲孫卿荆卿之爲慶卿司徒之爲申屠尔
與趙諸毛出自姬者蓋別云

咫闕軒牘彙

卷四

辛

元濟公傳

帥濟孫字元濟奉新之北鄉人少磊落有大志儻蕩不飾小節數从引弓之士馳逐角觝習擊刺爲超距家富遭元失政嘗拊膺歎曰世事如此縱多財能終保乎至正十一季元濟季十八劉福通起兵汝潁天下豪傑響應明季海內益敵四方盜賊縱橫牽雄起田野閒厯下將多不諳節制師行無紀律所在殘破州縣焚掠邨聚至啖老弱爲糧有力者或集義兵自保元濟乃散家財

咫聞軒騰稟

卷四

三

糾忠勇之士保障鄉里結柴里之龍泉山自備義兵元帥十三季四月賊陶八都攻奉新陷南鄉據之元濟率兵拒于境上益招南北健兒日事訓練籍邑之少壯咸隸伍符帳下精卒五千上馬數百寇來引兵擊之輒失利去由是遠近相戒莫敢擾其鋒是時徐壽輝僞帝湖廣勢甚盛分兵連陷江西諸路行省呂元濟兵精且在近可倚明季平章火你赤承制授元濟行省右參政尙當軍事十八季漢王陳友諒取隆興封元濟豫章侯領

兵屍奉新如故及江州之敗漢將胡廷瑞呂隆興降明
陳王憤自將來攻元濟呂兵从明朱文正等固守不下
明祖親帥諸將徐達等救之陳王迎戰于鄱陽湖互勝
負而元濟最趨猛設舟數窳明祖明祖幾不免其將程
國勝翼蔽之夙戰乃脫去明祖大恨嚙齒語左右日記
取此纖兒佗日須手刃之及陳王歿元濟仍引兵歸武
昌之降也江西湖廣地悉歸明鄱陽之忿太祖未嘗一
夕忘顧念羣雄未除方畢力征討未遑致怨及諸國悉
咫聞軒輿橐

卷四

三

平天下大定乃申苒忿購縛元濟獻者賞千金爵侯元
濟乃易服變姓名竄山谷呂免久之乃碎葬楊塘里二
子亦隱姓名自詭爲男觀音女觀音鄉里德元濟保障
功無發之者故不及于禍洪武中呂富戶徙京師或云
元濟嘗背漢後更附之爲陳五所殺誤也

贊曰余讀明史若六王者功至高其佗諸將非盡有殊
才異能超越世俗也然皆攀附鱗翼尻公孤之重膺侯
伯之封而元濟呂蹕絕之才事非其主卒湮沒而不備

丈夫之見遇于時蓋誠有豸不豸歟元濟在當時徒以籍兵徵賦故修志者以劇賊書夫所謂賊者以其背叛朝廷殘害閭里耳至正鹿亡羣雄蠶起紅軍一唱白梃俱興劉福通擁奉林兒爰始作賊而明祖舉兵實用其號以抗元朝其與漢吳諸國等爲賊耳厥後竟有天下執筆者遂從而帝之曷使陳王奮揚武威盡拜諸鄰克定大業則正統無二帷幄之英行閒之士皆儼然佐命臣矣事之不就乃以賊名嗟乎儒生論古成敗而已于

咫聞軒膽稟

卷四

三

順並何有焉元濟保障鄉里績甚多余懼夫歲月寢久事實將湮一再傳後且盡遺其實聊因家乘所記父老所傳取而傳之俾將來有所攷焉

朱節婦胡氏傳

朱節婦胡氏者奉新南鄉人高安朱繼周室也幼明大義動循禮法年二十歸繼周姑某氏老且病性弁急遇子婦不目慈小拂其意訶斥笞辱無所假借節婦一意承順無少望姑病稍亟節婦與繼周晝夜侍湯藥就榻弄席地臥衣不解帶者數月族黨皆偁其賢姑卒哀毀踰禮家貧至鬻衣理呂舉喪事凡凶幾繼周殍子傳釐生財歲餘節婦痛不欲生將以身殉顧念子幼莫爲撫育者乃彊起飲食時夫弟繼唐始就傳節婦內理家政躬紡績呂女紅自給外督繼唐學繼唐稍長席兄業育于外節婦明敏有心計謹冗積治家有法家亦漸起又數年爲繼唐娶婦劉氏踰年生子傳恆節婦大喜心稍慰未幾繼唐殍節婦益痛子傳釐少頗慧受學數年已畢七經節婦屬望綦切至是不克卒業育于外節婦尤呂爲憾繼唐之歿也子傳恆在襁緥中劉氏年少有說之再嫁者劉氏意不能無動節婦泣語之曰婦人之義

从一而終大節所關不待再計且朱氏門祚衰薄不畚
至此今一動足呱呱者將誰屬乎劉氏悟與節婦相持
大哭誓曰必守曰故劉氏獲保歲寒之節卒能撫孤曰
至成立者因節婦也節婦季長劉氏謹事之娣姑閒不
啻姑婦時兩賢之始節婦貧窶過甚衣無重采嘗市紅
布作縗衣未及衣而姑歿已又喪夫遂終身不復衣每
檢篋笥見縗衣未嘗不流涕烏咽也傳鼈既長爲娶婦
涂氏涂氏亦賢淑事姑曰孝聞節婦尋患頭風治之數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五

季不瘵嘉慶二十三年十月歿季五十一涂氏生子三
歲而傳鼈又歿涂氏痛夫之亡念姑苦節不設有佗志
曰辱姑義躬勤紡織曰撫孤子十餘季子亦長授室矣
亡何子外涂氏大慟傷姑無後繼一孫曰奉宗祀家益
落節鬻不給涂氏終無去志見者皆曰爲難調之朱氏
三節節婦有賢行尻親黨中敬老慈幼矜恤貧匱時分
所餘曰澹不足時論翕然稱之尤爲諸生朱習龐兄弟
所敬禮云

贊曰節婦吾姨也予往來朱氏甚數見節婦婁矣其族人每爲予言節婦事未嘗不慨然歎息哀節婦之志而高其義也予通籍後將爲請于

朝表其門閭旣又念其族人必曰聞于宮大吏必上其事曰是中格而不料其門構衰替子孫零落至于如此也悲夫

咫聞軒臚彙

卷四

五



此類夫
身自中節流不擇其門
謝安替子孫零落至于如此
也悲夫
世表其門閭旣又念其族人必曰聞于宮大吏必上其事曰是中格而不料其門構衰替子孫零落至于如此也悲夫
高其義也予通籍後將爲請于
人每爲予言節婦事未嘗不慨然歎息哀節婦之志而
贊曰節婦吾姨也予往來朱氏甚數見節婦婁矣其族人

宋嵩菴先生家傳

公姓宋氏名曰昇本名九皋字聲聞別字嵩菴奉新北鄉人生質粹美髻辮中事親曰孝聞季十二父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素月父歿晝夜哭不絕聲見者爲之流涕既長事母章氏益謹尻無異財絲粟之入不曰自公母賢明少寡好行善事及季九十餘親見元孫五世同堂于是公亦季踰七十矣而供養如禮不曰老而少衰朝夕膳羞甘旨之屬必自調盃嘗之而後進母歿附身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

附棺之物皆親措置不設假手佗人曰爲一有不慎佗日悔無及也終喪哀毀骨立時偁其賢雅篤天倫與弟旭昇光昇友愛甚至自少至老數十季不聞詬誶視弟子猶己子閨門邕睦遠近尙其家風其天資誠懇踐履篤實風裁峻整不苟言笑不妄交游與人談論多及持身涉世之道勸諭規過其言皆切于理無流蕩放佚之弊後生輕薄者聞而色沮其臨財廉與人其財擘多受少忼慨好施產不甚豐有餘卽散之曰振窮乏夏施扇

笠丸散冬予薪炭棉衣歲曰爲常嘉慶二十五年大旱自五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禾稼盡槁宋氏祠祭田歲收租百數十石佃者曰旱逋租族眾將控于官公知佃力不能輸恐因是廢祀也爲曰錢償之如其租之數祀曰是得無廢而佃亦得免逮捕道光四年鄰不戒于火公按戶給曰錢米救澹之十六年曰後歲比不登人多艱食公出臧粟貧人不取其息貧戶賴曰全濟者甚眾閭里庶之公幼子茂材曰事往武寧道經建昌建昌有猴

咫聞軒臆彙

卷四

三

子崖者山當孔道鉅石壁立路峻而隘下臨長河過之者廩廩有戒心公大鳩工伐去其石化險爲夷其餘路有缺陷難行者曰次補治之行旅僂便公初習舉子業試于有司數不利納粟爲國子生成豐改元

詔州縣舉孝廉方正之士邑人士擇當舉者歷僂數人或曰爲可或曰爲不可至于公則翕然無閒言遂舉公曰應

詔書其年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公孝友光明廉潔正直

素爲鄉人推重旣歿猶傳述弗衰云子邦宣恩貢生東鄉縣教諭懋熙邑諸生茂材候選州同

贊曰公馨逸夙成內行修潔敦謹不息見義必爲有古人之風孝廉方正之舉僉曰公爲不媿科名宜膺是選蓋爲人所信服久矣梁書傅韋放宏厚篤實輕財好施于諸弟尤邕睦隋書傅楊達有君子貌兼君子心公方之何多讓焉嗟乎誠得如公者數輩凡鄉黨中已扶翊名教維持風化其閒激薄停澆所裨豈淺尠哉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五

重修四世祖君完公墓碑

古者廟曰棲神墓曰臧魄墓與廟並重也周禮有家人
曰掌公墓有墓大夫曰掌邦墓其立法綦詳蓋自上古
聖人不忍其親之暴骨中野也于是制爲葬葬之禮至
周而大備儀文秩節寢曰益隆後世堪輿家言始于東
漢士大夫惑于其說者往往索數十季不葬其親其葬
其親也必取信于地師之說咫尺之地所費不訾又或
盛飾羽儀荷耀流俗大氏不爲先人體魄之計而爲後
嗣貴盛之謀此其用心蓋與古仁人孝子異矣然而君
子猶有取焉曰爲雖其所曰自謀至于擇地葬親則固
未有非也四世祖君完公墓在義寧州東四十五里山
之廣不及五畝外爲鍾氏田又外兩水環之十餘季來
數爲大水衝齧田半沒于水田盡勢且及墓辱亡則齒
必寒也戊寅己卯之間春漲驟發水去墓塵數尺方葺
聞其事嘗集父兄子弟謀所曰捍墓者將爲之隄議按
產而徵錢一二庸瑣鄙夫惡夫錢之將自己出也从而

阻撓之議中格乙酉夏重舉葑說而阻撓者如故也事
復復方葑念墓且亟壞其勢終不可已也田屬鍾氏
必得其田而後可已爲隄爲之隄則田固而墓亦固冬
十月方葑與族叔文定祇謁墓下召鍾氏而告之故皆
已爲祖墓事重願已田歸我已錢十二萬購田于鍾壘
石爲隄長三十餘丈捍田已捍墓也又礮石已治墓墓
之葑後及左右皆周凡爲錢二十萬有奇明季春山水
破其外隄復繕治之加堅實焉自是墓可已永永勿壞

矣夫已八季婁議而不果者一旦而遂成之先人之靈
實默佑于其際此方葑等之厚畚可籍已少安而不可
引已爲功者也晉書傅郭景純葬母暨陽去水百步或
規其近水荅已將卽爲陸已而沙漲數十里景純知水
之將爲陸故已葬其母而不疑今水及墓門壘之所謂
陸者將變而爲水坐視先人之及溺不一援手此可已
爲人乎方葑不才藉手已復父兄傅善者聽之姍笑者
聽之譙責者亦聽之區區之意已爲如是則安不如是

則不安曰是告無罪于祖宗雖未設希仁人孝子之用
心要與庸瑣鄙夫異矣維時董其事者方歲與文定左
右之者族叔祖茂遠至其費則皆取辦于石泉公祭會
云

咫聞軒臆彙

卷四

三

新置登瀛集碑

洪惟我

國家肇基東土首重人才

太宗天聰崇德之間夔試儒生考取舉人

授官賜幣各有差

世祖定鼎京師順治二年乙酉初舉鄉試明年丙戌會

試而聊城高陽柏鄉三宰相及魏敏果皆是科所取士

也自是三年一舉曰爲常制而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三

朝廷每有大慶復置

恩科名臣大儒出于此是選者相望不絕也奉新江西一

小邑耳南北財四五十里東西百餘里而人文蔚起科

名之盛諸大縣莫設望焉今每科鄉試中式者多至十

人少亦六七八人學使者按試南昌必曰奉新爲第一府

學之數視南昌新建恆過之論者皆曰爲宜蓋吾邑西

自大雄峯隆崇崑巖蜿蜒東下山川清淑之所薈萃磅

礴鬱積人得之曰成其奇異并志偁名卿學士燿映後

先家敦詩書人尙節義份份乎道執之林藪已夫鍾毓者山川之靈也培養者士大夫之責也吾邑土素瘠無高訾富人至于褻衣大貂獠僂儒者則皆家無儋石江西北距京師四千里一會試動費百餘金奔走親戚之門告資無所得往往中止曰是與計偕者廩三之一夫當春煠榜發取試錄讀之見同邑魁被舉者輒爲之不快及聞其多則大喜雖貧賈負販無不偁述曰相誇耀今坐視其裏才莫展不一援手此豈情之所安哉歲壬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

辰方葭官翰林嘗與賴禮庭明府謀邀集同好捐立登瀛集以助公車程費遷延久之迄未及成戊戌煠方葭乞假歸庚子春復理苻說聞者莫不偁譚方葭與同人數輩爲之唱于是好義之士聞風而起爭先捐助如恐弗及凡捐銀二萬五千餘兩租三百餘石十季夙願一旦遂成計其時苻後未三月耳烏嚆豈非邑人士樂譚不倦愛才無已之盛心哉豈非吾輩宏獎風流嘉與後進之一大快事哉而吾邑科名之盛其蒸蒸日上不且

當數倍于苒耶集建于縣城大街門北向門內東西
廂各三楹又內爲耆惠祠五楹又南池東爲

文昌宮三楹南向左爲小蓬萊館三楹西向右爲廣華
精舍五楹東向又南爲倉規制略備矣斂捐費購置租
產其餘分布生息歲收其入以餽公車之贖及諸生鄉
試僮生小試各有贈亦各定其數是役也藉眾君子之
力以歲事經始于庚子三月告成于壬寅臘月事竣爲
稍定章程而記其始末與樂輸之數勒之貞石以永
不
尺聞軒牘橐

卷四

三

朽若夫同心僮俛以維持于不做俾來者長食其利是
又後之君子之責也夫

當遺命于我東萊其于總城大衙門北向門內東西
風谷三楹又內爲耆惠祠五楹又南池東爲
文昌宮三楹南向左爲小蓬萊館三楹西向右爲廣華
精舍五楹東向又南爲倉規制略備矣斂捐費購置租
產其餘分布生息歲收其入以餽公車之贖及諸生鄉
試僮生小試各有贈亦各定其數是役也藉眾君子之
力以歲事經始于庚子三月告成于壬寅臘月事竣爲
稍定章程而記其始末與樂輸之數勒之貞石以永
不

重修白鹿洞流芳橋碑

距白鹿洞東南半里許有回流山其下有坊曰名教樂地峙臨谿水小三峽水及近山諸水自北來注之奔流湍急洶洶有聲朱子知南康始跨谿爲橋曰惠行人未有曰名也其後江西張琚等名之曰流芳今橋北有石劉宋嘉定戊寅莆田陳宓書流芳二字其東有題名石亦宓書也橋爲南康至鹿洞所必經諸生往來其閒絡繹不絕季禩積久山水衝齧寘曰潰敗夏雨盛漲行旅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

苦之余數過之嘗太息曰爲獨不得一忱慨好義之士修復舊迹爲無窮利也安義張君星圃性宏厚輕財好施予見而慨然召工謀改建鳩工伐石經始于壬寅七月落成于九月于是躡之敲斜剝落者至是平坦堅固與然一新凡所費五百餘金觀者莫不頌張君之賢曰爲其爲惠于道路者至無已也當事美其事將上聞曰請敘君固辭乃已余聞古者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事皆董之于官孟子所謂徒杠輿梁民未病涉固政典之

一也武侯相蜀所至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蓋後世猶有明此義者今有司徒盡心于簿書期會津梁廢壞所在皆是未有過而問者獨賴鄉黨好義之士時時修廢舉陸猶能呂餘力濟人耳然而耳目之共見而動念至于足迹所不到則亦漠然置之矣今張君捐不訾之費建斯橋于二百里外其勤勤爲是者非有所希覬也此真有合于古人無所爲而爲之義呂視藉義舉呂邀榮者其用心爲尤可嘉也橋旣成當書其事于石時余尺聞軒騰橐

卷四

三

主講白鹿洞君之子陵雲英銳有雋才方从余遊因从容乞余一言余高張君之義爲書其本末如此俾來者得有所攷云

重修心逸公祠堂碑

古者命士曰上皆有廟曰祀其先後世祠堂之興蓋始
于漢漢書張安世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霍光傳發
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此特曰寵待大臣之有功
者非盡人所得爲也至唐世士大夫皆立家廟宋因之
是爲近世家廟所由昉而名爲祠堂則浴襲舊稱云尔
趙氏陔餘叢攷引王叔師楚詞注曰爲祠堂戰國時已
有之然叔師漢人或據漢制言之趙氏又云唐宋曰家
祀聞軒贖彙

卷四

三

廟元曰祠堂按杜詩丞相祠堂何處尋范文正公有嚴
子陵祠堂記朱子家禮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曰
奉先世神主則唐宋亦謂之祠堂祠堂今通稱祠禮春
祭曰祠祠者祭名借祭名爲廟名省文也我心逸公祠
堂初自苒明迄今三百餘季矣歲月積久漸卽朽敗中
閒屢經修葺而曰工鉅費艱大氏稍稍補苴未遑改作
近數十季來重曰螻患梁棟榱桷寢曰不支大懼傾圮
無日尉安神靈道光庚戌冬集父兄子弟謀斂費爲重

修計僉呂蝨蝕之餘非埽而更之盡棄其舊而改建之不可乃大醵錢人出山財呂佐工費多者數百緡次數十緡少者數緡各視其力爲差未遂晷而費大集于是采木石擇時日召徒役興工作命兒子汝慤董其事經始于壬子正月凡十閱月而落成埽爲大門中爲廳事後爲寢室略因舊制而損益之計所費三千餘緡仲冬令日呂少牢饋食之禮奉安神主族人士駿奔走執豆籩肅將祀事禮成飲于廳事酒半方敷執爵興舉酒曰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

屬羣從兄弟曰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春牀書太室屋壞呂譏不共誠呂廟爲先靈所宅不可下同尻室而聽其廢壞是爲不共茲者寢廟旣成孔曼且碩固非徒作斯干之詠誇耀賓客曰竹苞松茂之觀也夫人砥行立名及呂家風箸聞于時其大端不外忠孝而已忠非愚賤編氓所設言孝則人皆有責焉由父母而滂之高曾自上愈遠則愈疏有不能道其名字者然而一本之謚不日遠而可忘也故報本追遠莫大于宗廟

聖朝曰孝治天下薄海內外皆知崇敬其祖考鄉閭毗
庶聚族而尻至數十戶罔不立廟帥氏爲奉新望族支
庶蕃衍祠堂曰十數此其一也廟貌聿新从此春爍匪
懈享祀不忒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賢者讀書成名顯
揚其親曰爲孝盡心職事寅清夙夜曰爲忠其愚者覩
黍稷牽車牛曰致孝養修饋祀至于急公奉上踊躍輸
將曰自抒其忠愛之忱則亦庶人之忠也孝友有聲忠
順無失如是則長保門戶遠近推重其家風此蓋我祖
尺閣軒牘稟

卷四

四

在天之靈所重有望于後嗣子孫者已其各盡一觴勉
識吾言無忽眾皆曰善敬識之弗設忘且請記斯語于
石曰視後人方歎曰諾遂書曰勒諸石

平定奉新紀功碑

咸豐五季冬賊石達開自湖北入江西十月連陷新昌
上高十一月陷瑞州府遣其黨偽將軍黃新樓偽監軍
汪庶永等入奉新守土之吏知縣若丞及駐防武弁等
已先遁賊遂據奉新六季正月分兵寇靖安安義皆下
之時石達開已擊破袁州臨江吉安諸府遠近無藉爭
附之賊屯聚奉新者無慮數萬人奉新益賊素裕城中
積穀十餘萬石諸巨室銀幣稱是至是盡爲賊有賊繕
咫尺聞軒牘彙

卷四

望

城浚隍造器械曰守括富戶金帛多者數千少亦數百
疑民間多窖藏發掘廬舍下及墳墓不可勝計大府聞
奉新不守自五季十二月至六季四月兩遣軍出剿皆
失利去賊益得志七月湖南候補同知吳公坤修奉檄
帥所部兵二千餘人援江西既復上高新昌進攻奉新
公所將多銳卒轉戰千里竊立功靖安安義賊聞公來
皆棄城走獨奉新固守不下公收復二縣曰功晉知府
會公調援廣信賊益肆劫斂財物虜略人民勒贖動數

百千緡民甚患苦之九月公復至民間公復至大喜各
出家財佐軍饋運銀米相屬于道十月進營東門外相
持數月小有斬獲賊恃城池深固積穀多度官軍且去
無走意時時縱其徒夜出入邨落焚室廬略婦女送城
各鄉民皆枕戈待旦閭里騷然夜不安寢益大憤思殺
賊矣公曰賊深溝高壘卒不可破我兵少力不任辦賊
乃督民團練縣十三鄉鄉分數圍凡百有八圍圍置練
正一人練副二人民季十六日上六十日下皆隸練籍

咫聞軒臆稟

卷四

里

有警則鳴鉦頃刻之間聲達百里聞者各帥所統至數
萬之衆不旋赴而集皆大噓殺賊賊夜登城見環城十
餘里火光燭天噓聲震地大懼不知所爲十二月二十
三日賊大出諸軍殊死戰練勇助之賊大敗死傷徧野
自是閉壁不設復出夜出者爲練勇所逐多見禽賊練
正等謀將呂七季正月初八日大舉圍城賊聞遂于初
五日夜漏上一刻出西南二門宵遁道中散亡大半官
軍及練勇追之皆棄兵杖輜重走僅以身免奉新悉平

論功公曰道員簡用尋擢廣東南韶連兵備道邑人士
美公之功請于方葢文其事于石謹竭愚戇陳固陋目
爲之銘曰
聖朝之興受命

上帝傳祚無窮及意萬世北燮南諧東漸西被克育

天心大畏民志如何姦人設萌反計構造並謀窺竊

神器作敵東南江湖鼎沸久據名都僭稱大位乙卯之

冬規取袁瑞連破上新哀謀始肆遂入奉新漸不可制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三

繼克靖安旋舉安義吾邑益臧爲鄰縣最穀支數季賊
無去意益治城隍益修守備我公桓桓抒忠敵鎬乃偁
干戈乃立旗幟精卒三千埽除襍魁賊勢方張公言勿
畏我得天時我擅地利更兼人味必殲醜類我武惟揚
賊眾大潰旣復奉新羣望斯慰仰藉

國威削平僭僞大饗三軍策勳飲至歡聲如雷齊誦

萬歲

一人有慶兆民攸賴

帝曰休哉朕得良帥矯矯虎臣

社稷之衛索立戰功勞宜相外礪石書銘曰章果毅長
記英風輕裘緩帶

咫聞軒牘臺

卷四

四



通奉大夫程公墓志銘

公諱楷字模山江西新建人也姓程氏先世旣歙州歙縣至宋世徙洪州旣今新建縣儀鳳鄉之大塘里江山郝祖清可公父峻厓公世有隱憇好善樂施鄉里稱其賢峻厓公故忠厚長者訥于言論尠兄弟之助族亡賴多易而侮之公尙幼內不能平會峻厓公爲羣不逞所窘公徐出數語折之眾大驚服其後遇事公輒曰理責讓其曹正言侃侃眾知其不可犯爲之斂迹峻厓公生

尺聞軒騰彙

卷四

四

長素封輕財好施予族鄰已緩急告罔弗應从假貸者甚眾峻厓公歿公取其券悉燔之諸逋負一無所問公明敏英發博覽羣籍該洽多通少習舉子業應有司試數不利遂絕意進取納粟爲國子生峻厓公卽世更治堪輿家言得其要領自擇地葬親又于故宅東北三里許別勅新厓規制宏敞見者咸目爲譎道光十季焮江西大水下游州縣多漂沒田廬穀痛騰躍道殣相望公惻然亟出家財購粟平糶時長君喬采已棄官廣東按

察使公予之書曰自古救荒無善策惟盡其心之所欲
爲竭其力之所能爲而已今歲大饑民艱食百錢不謀
一飽哀鴻遍野義不當坐視顧力不足耳長君得書卽
捐奉遣急足寄歸助振于是計口授食自本族及鄰里
極貧戶人予八月糧次貧戶人予六月糧至爍孰而止
是歲也饑而不害環所居十餘里閒皆得係其室家免
于流亡之苦者由公振施無吝措置有方也其外來就
食流民視其人數多寡給日錢米遣之皆歡躍去明年
復大水振貸如苻法自是踵行之目爲常所全濟無算
公性味易遇人呂誠尤篤友于與弟達先白首怡怡始
終無纖介之閒公長君禱采次君煥采弟子楸采先後
成進士長君已至浙江布政使弟子亦至安徽布政使
公與弟皆受封通奉大夫家况無事盤桓松蘓敖游山
水之閒尊酒从容盡歡乃罷極天倫之樂時論曰此多
之十八季二月碎季七十 公素有善人之目好行其
惠有餘財散之如不及所爲義舉如治橋梁道路施藥

餌棺槨之類不可勝記其粹也遠近聞之皆大慟或歎
息泣下曰善人喪矣蓋公仁心爲質敦謹行不怠者數
十季其感人深也配憲陳夫人先公粹舉子男三人長
喬采嘉慶十六季進士今官浙江布政使次煥采嘉慶
二十四季進士今官湖南衡州府知府侯選道次若采
早粹庶子玉采侯選布政司經歷孫 人曾孫 人曰
某季月日葬公某山銘曰

公之爲人安土敦仁洽比其鄰而庇其婚姻公之爲文
咫聞軒騰橐 卷四 四七
外肆中醇不得于身而得于子孫識與不識咸頌公憲
後嗣蒙澤遞尻牧伯空山雲白重湖水碧文之貞石大
書溪刻永肅恭兮松柏

人與此山恩與夫人夫公卒年三十八歲
人與此山恩與夫人夫公卒年三十八歲
人與此山恩與夫人夫公卒年三十八歲
人與此山恩與夫人夫公卒年三十八歲
人與此山恩與夫人夫公卒年三十八歲

廣西分守桂平梧鬱鹽法道宋公墓志銘

公諱鳴琦字雲壑一字梅生江西奉新人姓宋氏八世祖景明宏治進士系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史有傳祖三汝康熙四十四年舉人父五仁乾隆十六年進士九江府教授兩世皆曰公貴

贈中議大夫妣皆淑人公生而姿性踔絕敏悟過人八歲能爲五言詩稍長屬文語無畱思成不淹晷長老皆驚異之弱冠曰府試第一補諸生乾隆四十八年舉于

咫聞軒贍彙

卷四

吳

鄉五十二年成進士觀政禮部時年二十五丁母憂服闋補儀制司主事嘉慶初遷祠祭司員外郎四年東發四川曰知府用時教匪蔓延楚蜀閒公護軍餉馳驛入蜀比至檄司糧餉賊平論功加二級紀錄四次尋署敘州府事六年補嘉定府知府十六年攝川南道事十九年擢廣西蒼梧道公官嘉久治廉平吏民愛公而公亦樂之及是官民依依不忍別其得民葺後所未有也二十一年正月抵桂林數署按察使事二十三年坐柳州獄

事鐫級公恬于榮利決意不出其冬遽引疾歸買宅會
城榜所尻日中隱廬嘯咏其中訓子課孫曰爲樂索主
豫章及友教兩書院講席汲引後進成其聲名當是時
大庾戴皆山相公萍鄉劉金門新建曹雲浦兩侍郎先
後告歸同尻會城一時衣冠僞極盛公與諸公爲文酒
之會談讌過從殆無虛日又曰餘力修復名勝增飾池
館游矚所至賦詩劇談士大夫慕其風流傳爲盛事公
歸時年未六十優游家巷享林泉之福二十餘季長君

尺聞軒牘彙

卷四

四

宴春知靖州幼君延春官銓曹供養無缺而公與彭淑
人相莊白首閨門邕睦天倫之樂自諸公皆莫及也道
光二十季七月粹季七十八公性亮直簡悅與人坦易
無城府爲政務持大體遇事議論偉然不苟詭隨其治
獄平不引鉤距周內爲能在嘉定時有青神人文生某
授徒峨邊廳之金口河無藉游民偶曰口語不相能生
尻閒排解不獲訟于通判詞連生通判逮問生生負乞
不服通判怒繫數十人于獄褫生衿曰率眾唱敲聞公

廉得其冤爲平反之數十人皆得活生亦得開復峨眉
之大平堡地當邊徼漢姦時出侵種夷地獠夷亦數入
寇鈔嘉慶十三季漢夷互爭大肆焚劫而馬邊夷亦聞
風蠢動督府領兵出剿直搗夷巢將盡屠之公力爭曰
爲漢夷俱有善良無玉石俱焚之理當分別治之曰此
忤上游意然其後卒用公言其不致多殺無辜皆公力
也雅意宏煥所至禮賢愛士修廢舉陸曰爲己任嘉定
舊有九峯書院在江北陵雲山上廢久矣公至唱議興
復之改建學宮之右試院且圯遂建于舊建昌道署卽
舊試院稍加修葺增置東巖書院兩院肄業者三百餘
人公時時往來其間講學論文孜孜不倦由是科名大
振嘉定人文之盛自是始嘉州升爲府未嘗有志其有
志亦自公始佗如陵雲泌水諸名蹟皆曰次修舉歸田
後地方公事于府若洪都書院義倉城工一切捐振之
屬于縣若修志修塔無不竭力從事蓋篤于好義勇于
任事天性然也好爲詩老而不輟所著心鐵石齋詩集

若干卷臧于家配彭淑人賢明有禮法子三人長冥春
諸生湖南靖州直隸州知州次受春侯選鹽運司經歷
早粹次延春道光十三年進士吏部主事女二人孫四
人孫女二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三人公曰道光二十二
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新建縣洪崖鄉龍潭金星山之原
銘曰

文學起家循良報最季未六十抽簪卷帶人方銳進而
公勇退抗迹霞表棖心塵外風月有閒雲山如繪賦詩
咫聞軒膽稟
卷四
至
一章和者數輩尊酒未終殯然竟醉白髮飄蕭耆英之
會公歸道山風流遂替我爲公銘曰告後世

總督湖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程公墓
志銘

公姓程氏諱喬采字靄初亦字姓峯江西新建人也曾祖清可公祖峻厓公父模山公皆曰公貴

察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姓英時年十五補邑諸生十八舉于鄉時尙未婚榜發迎娶鄉里榮之嘉慶十六年成進士觀政禮部入直軍機處補儀制司主事歷祠祭司員外郎郎中道光三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

咫聞軒賸稿

卷四

五

轉掌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題掌京畿道事五年京察一等加一級遷刑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巡視北城公在言路數上封事如請禁州縣收漕刻期封倉昂價勒折之弊又陳江西富民曰穀貧人質其衣物而取其息舊時石息二斗質物曰三季爲限盡三季不贖則沒入其衣物有無相逼貧富兩便今撫臣議增息至三分質物曰一季爲限改舊章駭物聽于貧民大不便宜仍循舊法

上嘉納悉从之掌戶科時畿輔大水公言飢民因水災出關覓食而吏胥需索不時給票流民轉外道路請仿照辛酉成案聽災黎出關就食毋庸官爲給票又言文安形同釜底宜日時疏濬俾水得由淀入海且可日工代振

上皆是之命公與三品卿繼昌乘驛至文安相度緩急次第興工七季京察復帶引

見記名旨道府用七月授甘肅蘭州道察典

咫聞軒臚彙

卷四

五

記各人員例由軍機處進單道府兼用惟給事中特黏例用道員黃籤自公始也公至蘭州直回疆用兵公辦理軍需事竣旨功

賜花翎九季遷甘肅按察使尋調廣東署廣東布政使兼署鹽運使事十一季遷浙江布政使十五季正月旨母憂去職十七季九月復授浙江布政使十八季二月旨父憂去職二十季十二月授廣西布政使旋調江蘇署巡撫事

命兼護兩江總督公本貫江西統屬兩江持卬本鄉近世所未有也其烱巡撫梁公至鎮始解督撫兩篆屬島夷不靖揚威將軍駐軍吳中羽書旬午公支應軍需勤勞備至會梁公病免

上擢公巡撫呂鎮江失守降三品服未幾調山東巡撫復調廣東乘驛之官頃之總督祁公呂病解公兼署督篆島夷哱議雖成而要求無已公控馭有法夷人或求見輒謙呂人臣無外交之禮有非分之請則呂非舊制

咫聞軒牋彙

卷四

五

距之夷人不設犯也團練鄉勇至數萬人親歷四鄉勉士民呂同仇敵愾之義設立屯田歲得租十餘萬石經費呂裕粵人至今利賴之二十四年正月復二品服明年調漕運總督公葑爲廣東按察使及爲廣東巡撫皆請假便道省親至是復請過家上冢旌卬還鄉父老競傳爲盛事旋

命署江蘇巡撫調雲南巡撫兼署督篆二十九年就遷雲貴總督騰越夷人及永昌土司番族自相讎殺又普

洱府思茅土司作敵公曰次討平之三十季調湖廣總督時廣西賊洪秀全等起已踰季

命赴湖南防禦公駐衡州尻中調度指獲苗匪左家發等數百人誅其首苗其餘分別定臯匪徒解散人心稍定

上召公除暴安良克副置寄下部議敘咸豐三季賊入湖南據道州永明江華桂陽郴州相繼失守公被議革職仍

咫聞軒賸橐

卷四

五

命總理糧臺公已積勞成疾其冬賊陷武昌公長子福培在城領兵防守城破遇害公聞悲切病益劇遂陳情乞歸許之已而謫戍新疆七季殊

賜環十一月行次肅州道病猝季七十五公早歲通籍敷歷中外盡心職事所至徧治久任封疆爲一時名督撫苒後官廣東數季尤爲粵人所愛戴其去也祖道數十里不絕先惠模山公好施予所爲義舉公皆贊成之捐置義莊義倉罷官後猶勸建義學召惠族人而成先

志其樂善不倦如此元配勒夫人繼配李夫人皆苒苒
子福培候選道歿武昌之難次福增優貢生早歿次福
均候選員外卽次福基候選主事女六人孫二人孫女
二人曰咸豐八季十一月葬公新谿山銘曰

起家卽署歷典封圻節度數鎮惠在黔黎叔子之臨荆
部文明之治江西至今父老流涕霑衣有班超之生入
無溫序之思歸後之過公墓者孰不念平生而感慨歎

歛

咫聞軒贖橐

卷四

五十六

是篇爲夫已氏所塗竄其石刻與此本異者皆夫已
氏所改也覽者詳之

自記

東遼知縣周君博泉墓表

君姓周氏名化溥字道谿一字博泉奉新北鄉人曾祖直軒公祖郁齋公俱援例

贈奉直大夫父益堂公歲貢生候選訓導君幼而風裁峻整進退自禮識者已爲遠到之器天資開敏讀書一再過輒成誦益堂公夙多病君母將令君廢讀襄家政君心不欲而重違母意嘗過滕王閣賦懷古詩一章已見志時季十二世父警亭公異之趣歸就學由是得卒

咫聞軒臚彙

卷四

五

業踰冠補諸生嘉慶十五年舉于鄉道光元年邑人舉君孝廉方正辭不就君事親孝與人交誠愨有始終平生持正不阿伉直負氣面折人過無所回隱爲鄉人所服每鄰里有事得君一言無不帖然爲文演迤沈酣妥帖排鼻有鄉先生風力博覽羣籍略觀大意取古人言行可施于後者點識其要領不爲章句之學已爲學求有用而已不能沾沾事訓詁也精識彊力才任餘劇嘗思得百里而試之其視州縣吏握齟不任職者意蔑如

也顧數奇所志不遂數會試三薦不得售再赴大挑亦不入選知君者爲之搯擊性英果任事不辭難奉新會館在京師者三皆就傾圮計偕者無所棲止謀重修工費繇自丁丑召來婁議不果君慨然曰此非吾輩誰尸其責者捐銀百兩爲唱身自往諸大姓勸捐目視各鄉皆如約費大集己丑會試後召工相度君手定規制及會試報罷遂與鄧君雲根畱督役而君有心計能勞苦凡木石諸作一一視其成稍不中程卽毀去令更作自

咫聞軒賸橐

卷四

五九

五月至十月時歷半稔且莫版築閒寒暑無所避又與雲根自具饌所服用皆曰么錢物供之故費省而工堅其成也京師言會館者莫不曰奉新三館爲偁首君之力也邑人重君素行遇公事士大夫相與集議輒曰非周博泉不可及君老病不能復出則皆嘆曰安得有如博泉者任此事乎其爲人推重且追思之如此家尻與諸父兄捐修宗祠置祭田曰奉先設義學曰督課子弟貧不能娶者助之娶無子者爲立後且置產曰澹之周

恤窮乏如恐弗及凶荒散穀粟疾病給藥餌外喪施棺
槨蒙其惠者不可勝計君容貌魁偉體素壯老而多病
遂羸弱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卒年七十二其季十一月
葬新建太平鄉厯堆大塘埕山元配宋氏繼娶雷氏側
室劉氏子男四人長德新次德業皆國子生德業早卒
次德東次德馨女三人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初先大夫
與益堂公爲諸生同學相友善其後余與君同肄業豫
章書院引道義文章相底厲者數季旣而與君及君從
咫聞軒牘稟

卷四

五

兄翹山同舉庚午鄉試自是益相得君幼子德馨又余
女夫也余與君交歟四十季知君最悉君之卒也余爲
文祭之曰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如韋元直篤實宏厚然
諾不欺言笑不苟又曰性尤慷慨輕財好施赴人之急
惟所能爲解紛排難濟困扶危所全無算所費不訾皆
紀實也及其葬也爲表其墓云

祭周博泉化溥文

惟君之生降神山斗如韋元直篤實宏厚直諒多聞古
之益友求之今人殆不多有然諾無欺言笑無苟不忤
不求有爲有守粵自韶季至于白首志潔行芳弗染塵
垢如君爲人可曰不朽與君論交可曰耐久如何哲人
不永厥壽歲匪龍蛇獨羅此咎烏噉哀哉我與君交三
十季餘君之視我不後友于憶當己卯被放畱都旬日
相過尊酒歡如明季再跌無計還家而君慨然攜我就

咫聞軒贖棄

卷四

卒

塗爲我辨裝爲我僦車關河險遠借還里閭尋曰幼子
爲我女夫情好無閒有終如初金石可貫丹青不渝我
今念之言與淚俱烏噉哀哉會館之修議婁中格人情
畏難孰肯踴躍君不辭勞徧走邨落力勸同人共解囊
囊己丑入都召工相度督役半季事事親酌炎日如蒸
金流石爍君立其閒不爲少卻又用△錢創餐餽飭費
省工堅一新丹雘寘至如歸樓止有託至今公車頌聲
交作烏噉哀哉性尤忼慨輕財好施赴人之急惟所能

爲解紛排難濟困扶危所全無算所費不訾遠近僂歎
播之口碑君過七十已踰古稀其如人意望君期頤何
期一旦朝露遽晞會隲延季此理可疑才不見用傷君
數奇善不護報痛君其萎遺言可述盛德難追烏噉哀
哉客臘君病我聞趨視坐君榻苒傾談遂晷我歸伴來
云病良已从我乞藁我聞人喜如何未旬身騎箕尾君
病亟時自知不起望我來訣言之流涕我聞哽咽故人
負子白馬素車來何暮矣敬奠生芻薄陳清醴哭君已
尺聞軒牘臺

卷四

空

文淚不能止庶鑒茲誠無嫌其俚烏噉哀哉尙饗

纂修心逸公支譜開局告廟文

季月日二十七世孫方葢等設旨清酌庶羞之奠敬告
支祖心逸公之靈頃呂艾邑諸宗棣華一本興言家乘
糾合宗盟將欲聯十三郡之懸枝紹十四修之令緒而
無聊之輩妄構輟張不逞之徒巧生傳會不獨始昌疏
屬濫承復始之封亦且國寶僉人混入琅邪之譜方葢
弁焉懼夫淄澠一合易牙嘗而不知河沛旣通神禹見
而難辨由是婉言相讞盛舉不諧毋來佗族之滋呂致
咫聞軒騰稟

卷四

空

先人之恫已而父兄建議子弟僉謀呂爲事動四鄰時
淹三稔討尋舊牒繕寫新編雖集成未及要終而艸刼
有其經始尙圖後效勿棄堦勞望旣重于甲門書宐增
于乙部載舉編摩之役論次本支之親爰卽祠堂特開
譜局首詳世系次及甄文凡我同人儻或罔念四知苟
求一芥陳壽公然索米佳傳多誣魏收大受遺金茂書
騰謫斯則胡顏已甚無行之尤惟我先靈降之重罰難
逃清議各矢丹誠烏嚙學媿專家設寸長之自恃義嚴

爾室庶尺枉之不爲謹竭區區用申懇懇設告

咫聞軒贍稟

卷四

空



此書係由... 不爲... 區區... 申懇... 設告

己丑焚黃告墓文

奉月日翰林院編修加一級男方葢設旨牲醴庶羞敬
告顯考顯妣之靈言念考妣恩深育子道實兼師洵教
誨之心殫亦攜持之力瘁滌自七齡問字學授趨庭五
夜論文謀詒作室聰明稍異屬望滋深期早掇夫科名
庶克承夫門戶而乃芹官擯秀交美芝蘭桂苑攀芳連
丁荼蓼薦紳蚕厠奉衽長丞自直螭頭遂違馬鬣顧我
復我空懷罔極之悲恩斯勤斯莫展無方之養茲者恭
咫聞軒牘臺

卷四

畜

逢

國慶叨與

覃恩得呂已官

敕贈考妣

賜贈祖考妣戚如故事光生泉路歡動里閭方葢供職
京師不克躬捧

制詞述宣

朝命謹膺黃鄧寄俾仲氏親詣墓下焚黃如禮自惟菲

薄莫報劬勞追憶音容隻形寢寐傷心負米深慚孝養
之多虧發憤然糠散詡清華之自致拜

恩暉于金闕不逮生存邀寵秩于玉堂空加身後興言
及此泣涕漣如在旁觀其羨其光榮而念彌增其哀
咽烏噀何

君恩之高厚

湛露欽承揚世惠之清芬條冰並粲對揚

休命誰嘖嘖呂爭誇昭格神靈尙歆歆其來饗設告

咫聞軒騰稟

卷四

六

御恩如海

以報于金闕不逮生存邀寵秩于玉堂空加身後興言
及此泣涕漣如在旁觀其羨其光榮而念彌增其哀

咽烏噀何

君恩之高厚

丁酉燹黃告墓文

年月日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加四級男方葢設曰牲醴
庶羞敬告顯考顯妣之靈方葢始緣少子特被愛憐爰
及成人常勞提命何圖春暉未報朝露遽晞當上第之
初登已高堂之不見晨餐莫奉可勝風木之悲畫錦言
還徒下雲山之拜薦三牲之享不逮親存歌四牡之詩
更無母詵讀蓼莪而賈涕思執黍曰傷神回憶兒時曷
窮孺慕頃曰邁才東觀承乏南司會值

咫聞軒贖彙

卷四

奕

冊立椒房祝釐

蕙殿遭逢

國慶連歲推恩

褒贈先臣

晉銜如制方葢服官京輦追隨紆紫之班瞻望冢山敬
舉燹黃之禮烏噉何

君恩之高厚豸繡同披揚世德之清芬

龍綸壘錫有懷明發惟手澤口澤之猶存言念平生詎

容聲歎聲之可聽設告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七



首街如制方設服官京楚道隨行采之班騰望家山
有恩之高厚牙痛何披揭世德之清芬
淨德輝發玄河離煩告于澤口澤之猶存古念正七百

附錄

白鹿洞書院教思碑

先生呂學問文章負海內重名久矣先生幼有異稟十歲能屬文十四補邑諸生其後七季舉于鄉又十六季成進士其

廷對也宮保當塗黃公讀其策而異之呂爲醇茂淵懿近世無比呂示太傅曹公首列進

呈而先生素不善書遂由弟一改弟三授職編修當是

咫聞軒騰藁

卷四

一

時公卿爭欲識先生其試策家競傳鈔京師幾爲紙貴上知先生學有根柢戊子出典山東鄉試所識拔多名士久之遷湖廣道監察御史歷掌京畿道事在言路數有所論列戊戌夏乞假省墓歸明年大吏聘主鹿洞講席先生底厲名節言行粹然其講學尙躬行教人謹守洞規不爲過高之論讀書以明經史通古今爲本論文不執一格而一歸于正別裁僞體屏棄陳言諄諄以實學相期誠不欲以苟且剽竊之習爲諸生導也古稱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若先生者洵可謂人師矣先生居
廬山凡四季壬寅秋將解歸爲詩四章曰別諸生諸生
固畱不獲惜先生之去不能忿然于別也故述先生之
教與畱別之詩壽諸貞珉曰志思慕之誠而讀先生之
詩者亦可知先生固不能忘情于諸生也先生姓帥氏
名方敷字子文一字石邨江西奉新入道光丙戌一甲
進士

白鹿洞肄業諸生受業張陵雲頭首拜誤

咫聞軒牘彙

卷四

二

白鹿洞肄業諸生受業范元亨彭鳳翎譚桂森楊式穀
羅製錦劉庭輝黃昌蕃等一百八十五人公立

